

著堂語林

雲煙華京

一卷

兒女的家道



版出社秋藝海上

一之雲煙華京

兒女的家道

著 堂 語 林

釋合 傑元應 陀鄭

版 藏 社 秋 春

一之雲煙華京

兒女的家道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戰後新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戰後新三版

實價

原著者 林語堂

譯者 鄭陀 應元傑

刊行者 春秋社

總經理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這本冊子寫於一九三八年八月與一九三九年八月之間，

敬以奉獻給

中國忠勇的將士們，

他們正爲了我們的子孫，

爭取將來的自由，

因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小引

小說也者，無非談些瑣屑家常。所以讀者諸君，當你們沒有較優良的消遣方法的時候，不妨來一聽這些家常瑣談。

這本小說不在辯護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也不像許多晚近中國黑幕小說那樣，在暴露它的弱點。它既不在表揚古舊生活的規範，也不在擁護新式的典型。它不過是一樁故事，講那些當代的男男女女，怎樣長大教養起來，怎樣學着相依相存的生活過去，怎樣的愛與憎，怎樣的爭辯與寬恕，怎樣的忍耐與嫉妬，某種生活習慣和思想方法是怎樣構成的，尤其當他們在這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塵世上，怎樣的圖謀適應生活的環境。

卷之一

道家的兒女

夫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那天，一個大清早，北京東城馬大人胡衙西口，橫列着一羣騾車兒，一條線的直接到沿着大佛寺紅牆根南北向的那條小路頭。那班趕騾的伙子是起身早慣了的，天剛破曉，三三兩兩的都已等候好在那裏了。他們這一夥兒一個個是嚙舌的傢伙，那一天有了那麼許多淘夥兒候攏在一起，清晨的空氣裏免不掉激騰起煩瑣的喧擾聲來了。

羅大已經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年人，便是這一家雇了大批騾車兒準備趕路的公館裏的總管家，正吸着旱烟管看那些騾伙們一壁還在喂牲口，嘴裏却不住的開頑笑，你嘲我的，我嘲你的，從牲口取笑到牲口的祖宗。牲口的祖宗取笑完了，取笑上他們自己的頭上了。

一個騾伙說道：「在這種時勢，誰知道這一程趕路回來還是活着呢？還是死了的呢？」

羅大插進嘴去說：「這一趟挑你們賺了好銅鈔，還不知足呢？回來的時候着實可以拿出一百兩銀子來買塊田地。」

那個騾伙却回答說：「一個人死了，銀子還有甚用處？那些外國的衛生丸可不認識人，澆吞只消一顆彈子穿進你的腦殼，不怕你不成血死的冤魂。瞧瞧這頭騾子的肚皮肉做的怎樣擋得住彈子呢？但是有甚麼法子想，誰能不到外邊去撐口飯吃呢？」

另外一個騾伙插口道：「那是很難說的，只要外國兵衝進了城，北京就也不是安逸的住所了。拿我來講，老

實說，就情願早些跟他撒了手。」

太陽從東方慢慢兒昇起來，照射上這座公館的大門。讓那梧桐樹葉子上閃耀着一點點露珠。這座屋子便是姚家的住宅。那扇大門算不得瑰麗宏偉——只不過是一扇小小的黑漆門，中央釘一塊朱紅的木牌。梧桐的樹蔭罩蓋着這個門口，一個騾快正蹲坐在低陷於泥土中的石桌面上。清澈的晨光，是那麼欣快，可不是誰也猜得出今天又該是一個炎熱而晴朗的天氣了。樹蔭下安放着一隻不大不小的茶缸，那是當夏令施濟給過路人解渴的。可是這個時候那茶缸還是空着。聽見這一隻施茶缸，一個騾快又開口了，他說：「你們的東家是做好事。」

羅大回答他說：「世界上再沒有比他東家更好的人了。他指指門柱邊貼着的一張紅紙條，可是那騾快不識上面寫着的甚字，羅大乃解釋給他聽道：「上面寫的是贈送霍亂痧症痢疾特效靈藥。」

「喔，這倒是罷不了的。」這騾快猛的給提醒了。「你得拿些給我們來，好提防路上或許會出個岔子。」

羅大笑起來了，說：「你跟了我們的東家一路上走，還用擔心甚麼藥品不成。他老人家身邊帶的就只是藥。他老人家帶着和交給你自已帶不都是一樣嗎？」

騾快們於是都想探聽聽他東家的身世來歷。可是羅大只肯告訴他們說他的東家是開設着好幾升藥舖子的大老闆。

隔不了多久，那東家老爺踱出來了，來瞧車輛可曾端整舒齊了沒有。他是一個四十來歲短小精悍的結實個子，兩道濃眉分列左右，眼瞼下生着許多水泡，還沒有鬍子，滿臉是那麼健康的皮色。一頭髮絲還是一色黑沉沉的。走路的步調是年青的，跨着緩慢而安定的步伐。那就可以看出這姿態是一個中國拳術家的身段，這種

姿式保持着左右兩面的絕對均勢，隨時準備抵禦一個意外的襲擊，不論左右或前後，一足作自衛姿式向前跨進的時候，另一足牢牢站定在地面上，這樣永遠不怕會給人家來撞倒他的平衡的均勢。他踱到門口和那班驛伕們點頭招呼了一下，一眼瞧見了那只空着的茶缸，便叮囑羅大，當他出了門以後，要天天和平常一樣的照顧着這只茶缸，休要讓牠空了。

「老爺真是個好人呀！」驛伕們異口同聲的歡呼起來了。

這樣，他踱了進去，接着，婀娜嫋嫋走出來了一個美麗的少婦。她生着一雙纖纖金蓮，頭上梳一個精緻的黑油油的髮髻，穿一件大袖子，鑲嵌三寸寬湖綵緞子滾邊的粉紅小襖。她很自然的跟驛伕們攀談起來，毫沒有一般深閨少女羞怯的神態。她問了問驛伕們可都經喂過牲口，一個轉身就走了進去。

「你們的東家老爺真是福氣人啊！」一個年輕的驛伕忍不住讚着說。「古話說得好，好人有好報，你們的東家老爺纔有這個好福氣。你瞧，這麼一位挺標緻的小老婆！」

「爛掉你的舌根！」羅大罵着說。「吾們的東家老爺從沒有小老婆。這位姑娘是他的乾女兒，却是個寡婦了。」

這個多嘴的驛伕嬉皮癩臉地自己刮了個耳光，其他的驛伕大家都笑了。

接着，另外一個當差的和一羣漂亮的小丫環，不過十二三歲到十八歲那麼年紀，端着破褥包裹和小罐頭等走出來了。那些驛伕們看得呆了，可是再也不敢放一聲屁輕施批評了。後面跟着一個約摸十三歲光景的男孩子，羅大告訴驛伕們說，這便是小少爺。

這樣忙碌了半個鐘頭，將出門的這個家屬都走出來了。那位美麗的女人也在中間，挈着兩個小姑娘，這兩

個小姑娘一律很素樸的穿着白洋紗衫，一個穿一條綠褲兒，一個穿一條紫色褲兒，只消看那姑娘的態度溫文雅緻與否，你很容易辨別出誰是千金小姐和誰是丫環；而眼前的事實，那少婦捏住這兩位姑娘的纖手，便可以向驛快們表示這兩位是千金小姐。

所以這個年輕驛快搶上前說：「小姐，請到我的車兒上來，別人的驛子都是跛腳的。」

大姑娘木蘭付了一付，暗中作一做比較。旁邊的那一輛車兒的驛子瘦小一些，可是那驛快却生着較為有趣的形態。而且這個年輕驛快頭上還生着醜惡的瘡癤。木蘭其實在選擇驛快而非選擇驛子。

在吾們的生命中，那些小事物實在佔着很重要的位置，牠們的本身完全是無意義的，但是吾們從因果關係中來觀察牠們，不得不體認牠們是含孕着重大的後果的。假令這個年輕驛快而頭上不生着這個瘡癤，而木蘭也就不會跨上駕着一隻瘦小驛子的另外一輛車子上去，則這一次旅程上所發生的經歷也許會不是這樣，而木蘭的一生命運亦必是另外一種遭遇。

在一陣擠攘中，木蘭聽得她母親在責罵坐在另外一輛車兒上的那個十六歲丫環銀屏，爲她脂粉搽得太濃，衣裳又穿得太顯，銀屏當着那麼許多人面前，漲紅着臉，真是尷尬；可是翠霞那個年事較長的十九歲丫環，正幫着太太上車，默默地笑着，暗喜自己能妥善處理這一次旅程，聽了太太的訓誡而未致於過事裝飾。

那是一目了然的。這位太太是這一家的主宰。她是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寬寬的肩膀，方方的臉蛋，神色是壯健的；說話的聲浪是清楚而具命令的力量。

一個個就座定當，正將啓程出發，却瞥見一個十一歲小丫環名喚乳香的，却伏在門口哭泣。原來她感覺到自己被人遺棄，得孤零零跟羅大和別個男傭人們住在一起，未免傷心。

「讓她一起去吧。」木蘭的爸爸顧着他妻子說。「她至少會替你裝裝水煙筒呢。」

這樣一來，乳香便快活地跳進了丫環坐的那輛車兒。個個人都舒齊定當了。姚太太關照丫環們放下面前的竹簾，不許常常向外張望。

一共有五輛蓋蔽住的車子，駕車的牲口中間有一匹小馬，其餘的通是騾子。爲首的一輛由舅父馮大爺和一個孩子領導着，後面跟着太太和大丫環翠霞，她手裏捧着一個二歲的孩子。第三輛車中是木蘭，她的妹妹莫愁和那位乾女兒，她的芳名喚做珊瑚。另外三個丫環銀屏、錦兒、十四歲和小乳香，坐在第四輛車子裏。姚大爺獨個兒正好押隊。他的兒子迪人不願和他坐上一輛車兒，却躲到他舅父的一輛車兒裏去。一個男僕人羅同是羅大的兄弟，坐在姚大爺那輛車子的外面，一腿搭住車杠，一腿垂蕩着。

對着那些來看熱鬧的人們，姚太太高聲的宣說此行係赴西山探親，沒有幾天勾留便將回來，而其實却是上南方的。

不論他們的目的地是往那裏去，旁觀者清清楚楚看得出他們是在逃避正在殺來的八國聯軍，聯軍爲了拳匪倡亂，正在向北京進發。

於是一陣皮鞭，連聲喝道車輛發動了。孩子們都很興奮，因爲這是他們第一遭上他們的杭州莊子裏去。這個地方他們時常的聽見父親談起的。

木蘭大大的崇拜她的父親，她父親起初堅決地不主張離開北京，直挺到十八那天的晚上，而現在，他們都已決意要到杭州的莊子去以策安全，他保持着極端冷靜的態度，有條不紊的辦理各種出門的準備。姚先生是一位貨真價實的老莊主義者，秉有不動心的工夫。

木蘭時常聽見她的父親講：「興奮激動是有害於靈性的。」他另外有一句口頭禪謂：「自持而正，非禮莫能加諸身。」在後來的生命中，木蘭得屢度想到她父親的這句口頭禪，這句口頭禪也就成功了指示她的人生哲學，使她由以抽繹出不少興奮和勇氣來。一個世界，使你在裏頭永遠不會遭遇到非禮不義的行爲的世界，是一個善良而快活的世界，使得一個人有勇氣生活並能耐下去。

自從五月以來，戰爭的氣氛已經密佈在天空中。外國聯軍已經在沿海攻陷了砲台，不過通北京的鐵路已經給義和團所掘斷了，這種義和團的勢力正在一天一天膨漲而且普遍的結集於民間。

慈禧太后在還是避免對列強開戰還是起用義和團二者之間舉棋不定，義和團是一種奇異神祕而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的軍隊，他的唯一目的是在「扶清滅洋」，要把僑居在中國的西洋人一古腦兒打個精光，他們宣稱乘有神祕的能力，能够用肉體來抵禦槍彈，使槍彈不能入體。朝廷第一天下令緝捕義和團首領，而第二天任命包庇義和團的端王爲外交大臣。鎮壓義和團的決議之翻變，官廷方面的這一個密謀，應該負重大責任。慈禧太后早已奪去了皇帝，她的姪子的實權，而且正計劃着謀廢立之舉。她寵愛端王的兒子，想使他繼承皇位，而端王的兒子却真是一個不中用的無賴漢。端王心上，覺得對外開戰足以增加他的私人權力，並便利他的兒子承踐帝祚，因是慫恿慈禧太后，使她信仰，謂義和團的法術，實能抗禦洋人的槍彈，而且義和團還示威的宣稱要擒捉「一龍二虎」來祭天，以懲其誤國之罪。一龍指採納維新運動的皇帝，他的二年前的「百日維新」會把保守的滿清官僚大大的震動了一下，而二虎係指年邁的慶王和李鴻章他們是外交的主持者。

端王偽造了一張北京外交團的聯合照會要求慈禧太后恢復皇帝的實權，這一來，使得這老婦人相信列強有意作梗以阻擋她的廢立計劃，所以她決意拿命運來拚一拚的採用義和團，義和團得勢的祕密便是他們

的「驅逐洋人」的吶喊口號。比較明達的幾個樞密大臣曾竭力反對義和團，因為義和團的主張焚燒外國使館是違反西洋的慣例的；但是這些反對者却被端王殺掉了。

義和團的份子實際就潛匿在京城。一位曾經奉旨征討義和團的參將被人暗殺了，而他的部屬，一古腦兒加入了義和團。在深得民心與勝利的氣氛下，義和團佔領了北京，殺戮外人和華籍教徒並將教堂放火焚燒。外交團於是乃提出嚴重抗議，而奉旨去查察義和團的剛毅却覆奏稱：他們是受着天命來驅逐洋人以雪中國之恥的，因而暗暗的開城把數萬義和團放了進來。

一旦進了城，義和團在慈禧太后和端王的祕密保障之下，立刻放肆出恐怖行動來。他們在街道上到處搜捕並殺戮所謂「大毛子」和「二毛子三毛子」。甚麼叫做大毛子呢？原來指那些僑居在北京的歐洲人；甚麼叫做二毛子三毛子呢？原來指那些華籍的基督教徒、洋行職員，以及任何滿口洋話的中國人。他們四出焚燒教堂、洋房、搗毀洋鏡、洋傘、洋鐘、洋畫，而實際上他們所殺戮的中國人多於外國人。他們所以證明一個中國人的是否爲二毛子，其方法至爲簡單。只要令那被嫌疑的人物跪於當街所設的義和團祭桌面前，然後把一張寫着向他們所信奉的神道請示的祈禱文的黃紙點火焚化，看他紙灰上騰的方向如何，便決定其人的是否爲罪犯。祭桌總是在街道上向落日的方向設座，那些人民凡欲表示信奉義和團的都得來祭桌面前點香，他們便一面在旁邊舞起猴子舞來，猴子精即爲義和團極致虔敬的神道之一。因此滿街充塞了香氣，使人感覺到此身已在西遊記上的異域中。甚至高級官吏也設起了祭桌，一面邀請義和團領袖到他們的家裏，而僕役下人加入了義和團，便敢仗勢欺凌主人。

姚先生的名字叫做思安，是一位飽學之士，他倒很表同情於有意維新的當朝皇帝，目睹這種情形，認爲完

全是一種愚昧的舉動，不啻爲危險的兒戲，但是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信心。他的反對外國的意識，另有他的正當理由，他的懷恨教堂是爲了教堂是仗着外國優越勢力的一種外國宗教集團，可是他的清楚的理智殊不容許他贊成義和團的行爲，所幸的是羅大和他的兄弟羅同却還沒有跟這班下流東西含污合流。

城中已經發生了戰鬥，德國公使被甘肅士兵襲擊而刺殺了，使館區域受了包圍，使館衛隊堅守了兩月以等候天津的救兵。榮祿爲慈禧太后最寵幸的一人，被命統轄御禁軍以攻擊各國使館，可是榮祿心中却不贊成這樣的舉動，暗暗下令反爲之負守衛之責。可是鄰近使館區域的一部分建築物，都已一把火夷爲平地，而南城的全部街道都經燒得牆頹壁倒。北京城實際上已入於義和團之手，非復爲朝廷所掌握。就是挑水擔糞的役夫，除非頭上包有紅黃頭帕，也不許執行職務。

在這樣的情形下，姚思安却自始至終堅決的拒絕作遷地避難之考慮。他最高限度所能答允的祇不過搗毀幾塊家中的大洋鏡和一架望遠鏡，這是他爲了好奇心所驅使，當牠古董看待而購辦的。他的住宅，剛剛位於被毀滅地帶的略略靠外一些，他對於妻子爲了避免屠殺却掠騷亂而作逃難的種種懇請，總是置之不答，他絕不加以考慮。城廂四面擁滿了軍隊，姚思安覺得與其遷動，還不如靜止之爲上策。他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最後的決定，操於神明，他準備接受任何命運的來臨。

他的靜態的和冷淡的神情，往往會激怒了他的夫人。她詛咒他將來要爲了花園或骨董而死的，但是到了聯軍當真逼近城池，全城起了一種將遭洗劫的恐怖的時候，他夫人忍不住對他說：「假使你不愛惜你自己的性命，也得替你的孩子打算打算。」

這樣的責難終究打動了他的心坎，雖然口中還說：「你怎樣知道路上會比城中安全呢？」